

老头儿的八一节

◎陈鲁民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家里人都管父亲叫老头儿。老头儿是抗战时期入伍的老兵，今年已90岁高龄，每年他都把八一建军节当成自己的生日，真正的生日反倒淡忘了。

每年八一那天，老头儿必干的有几件事：给百岁老红军也是老领导的王承登老人打个电话；穿上旧军装、戴上军功章，和母亲一道，去照相馆里照一张合影；给当年牺牲的两个战友家里各寄一笔钱；到小学给孩子们讲战斗故事；到公园里和老年合唱团唱军歌；叫齐儿女们吃一顿团圆饭；晚上还要看一场央视电影频道播放的打仗故事片。这已成为雷打不动的习惯。

老头儿爱看战争片，对母亲爱看的生活片常嗤之以鼻，说那是瞎闹、幼稚。他特别喜欢看电视剧《亮剑》，说过去打仗就是那个样子，靠勇敢、靠不怕牺牲，孬种、怂货是打不了仗的，李云龙这样的人，他就遇到过好几个。他知道我和文化圈里有些来往，就叮嘱我说，见到演李云龙的那位演员一定要代我问个好！我也就虚应一声，心想，哪有这个机会呀，人家天天忙着拍片，上哪儿去见呢？可是，

一次去北京参加全国文代会，我还真在会场见到了扮演李云龙的李幼斌同志，赶紧上前去合了一张影，还聊了几句，代父亲问好的话倒忘得一干二净。回家后，老头儿看到合影，很高兴，当个宝贝似的珍藏起来。

老头儿有十几个军功章，有纪念反扫荡胜利的，有纪念抗战胜利的，有渡海战役的，有挺进大西南的，有华北战斗英雄纪念章，有解放太原的大功纪念章……虽然有些做工不是很精细且褪色严重，但老头儿一直引以为豪，时不时翻出来看看。我七八岁时，看见别的孩子用铜丝、铜块换街市头部的糖人吃，就回去翻箱倒柜，拿老头儿两个军功章换了一个糖人。老头儿知道后，大发雷霆，痛打我一顿，然后带着我找到那个卖糖人的小贩，把两枚军功章要了回来。从此，我货是打不了仗的，李云龙这样的人，他就遇到过好几个。他知道我和文化圈里有些来往，就叮嘱我说，见到演李云龙的那位演员一定要代我问个好！我也就虚应一声，心想，哪有这个机会呀，人家天天忙着拍片，上哪儿去见呢？可是，

今年初，老头儿生了一场大病，精力大不如前。出院后，他就要我给他和母亲买块墓地，并先把墓碑

刻好放在那里。墓地买好了，在邙山山顶，面对黄河，父亲很满意。但刻碑的时候，他又“节外生枝”，要求在碑的两侧一边刻上“抗日老兵”，一边刻上“抗美援朝”，因为母亲是抗美援朝时参的军。公墓管理人员说，没有这种刻法，不好办。老头儿犟劲上来了，说墓地就不买了。人家这才勉强同意。墓碑竖好后，老头儿不放心，摸着痊愈不久的病体到40多公里外的墓地看了一次，确认无误才高兴地回来。

老头儿80岁那年的八一，提出要回老家看看，怕以后没机会了，我和弟弟就找辆车陪他去了一趟。一路上，他兴致勃勃，话就没停，在哪个地方打过仗、负过伤、开过祝捷大会，记得一清二楚。八一那天，我们先陪他去烈士纪念碑祭奠，接着去他两个牺牲的战友家里看望。老头儿已离休三十年，工资并

不高，可一直在资助牺牲战友的家庭。我有时也替他抱屈：参加抗战的老革命了，立过功、受过伤，如今工资还不到我的一半多。他却很满意，说：这就不少了，还有那么多战友都没活过来，和他们比，我很知足了！

今年临近八一，老头儿又接受一个新任务——省电视台要来采访他，因为他是这一片儿的最后一个抗战老兵。老头儿很紧张，几天都没睡好觉，老是问我：该说点啥，穿啥衣服，山东话人家能听懂不？我一直给他宽心话，开玩笑说：老了老了，没想到您又成明星了。老头儿呵呵一笑，满脸的皱纹都乐开了花。

缘生缘起·葡萄让他成就一番学业

7月的午后，一阵急促的阵雨沿着沁丰园葡萄架下的地边儿飞速划过，雨过地皮干，田野里的氤氲云气化作阵阵热浪，让人很是不适。

尽管天气闷热，张化阁仍在葡萄架下忙碌着，看到我们到来，他并未停下手中的活儿。他拭去额头的汗珠，剪下两串并未完全成熟的葡萄供我们品尝，然后打开了话匣子：“从事园艺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在地里干活，和这些葡萄打交道，心里踏实。”俨然，他已经和地里的这些虬枝藤蔓交融到了一起。

2002年从舞钢一高毕业，张化阁顺利考入河南科技大学园艺专业。本着对专业的天生热爱，学习期间，无论是理论知识课还是实践园里劳动，他都比别人更认真、更专注。大学四年，他多次获得一等奖学金。

自幼贫寒的家境，在张化阁的心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也埋下了他植根农村改变旧貌的决心。

一次学校社团讨论活动，谈到未来理想，别的农村同学都说以后要如何脱离农村，不再像父辈那样面朝黄土背朝天在泥土里刨食，而张化阁却丝毫没有掩饰自己的理想：将来回到老家农村，尽力运用所学知识帮助父老乡亲摆脱贫困。

本科毕业后，张化阁又如愿考上了湖南农业大学的研究生。当然，这次他依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攻读果树专业。他在繁忙的学习过程中如鱼得水，除了刻苦于专业课程理论学习，他还要到试验基地里参加实践。在“葡萄教授”石雪晖老师的带领下，他每个周末都要去葡萄基地里除草松土、整枝疏花，并在宿舍里搞盆栽葡萄，还实现了当年扦插、当年结果，和同学们一同分享他培育出的第一串葡萄，是他这辈子都难以忘却的情景。

2007年7月，张化阁申请到中国农业大学郑州果树研究所葡萄资源组作深入研究。在国家葡萄资源圃里，他接触到了1200多份葡萄品种，品尝果实、研究特性，并跟随我国著名的葡萄研究专家、研究所研究员刘崇怀一起密集走访全国多个葡萄主产区，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专业知识和种植经验得到了突飞猛进的提升，为他顺利完成研究生学业提供了极大帮助。

缘来难去·葡萄是他心里的一个结

修得一身种葡萄的“硬功夫”后，张化阁亟待回到家乡，实现他最初的愿望。然而，含辛茹苦的父母供养他完成学业，又怎么会允许他再回到贫穷的家里谋生计。

临近研究生毕业那一阵子，每每他提及回乡创业，父母总是以“你刚出校门，经验不足种不好”“种多了卖不出去”等理由劝说他。张化阁说：“其实，我明白父母都是不想我重走他们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老路，谁的父母希望孩子和自己一样守着几亩薄地受苦呢？”

无奈之下，毕业后和父母僵持了一段时间，张化阁不得不到社会上找工作，他很快应聘到了上海马陆葡萄研究所。在马陆葡萄研究所主题公园里，他接触到了葡萄发展的新天地——在葡萄园里发展现代观光旅游产业，带动餐饮、娱乐等其他服务行业的多元化经营。这次开阔视野，也更加坚定了张化阁实现葡萄梦想的信心和决心。过硬的技术水平、出色的工作能力，让张化阁得到了“葡萄圈”内很多企业的认可——2011年，湖南新富豪投资有限公司许以高薪将张化阁挖走，请他担任生产技术部经理一职，主推建设新富豪生态农业项目，成功在长沙市开福区捞刀河镇建成了一座200亩的葡萄休闲基地。

外面打拼事业风光渐显，可张化阁的心里一直惦记着家乡发展葡萄种植一事。2012年9月，这个时机终于来了，只是来得略微有些沉重——因父亲患病，远在外乡不便照顾，张化阁毅然

辞掉待遇优厚的工作返回家乡。在尽力照顾好父亲身体的同时，经过多方调查，他发现舞钢不仅有非常优越的旅游资源，也有适合种植葡萄的自然条件，并且葡萄作为旅游行业中的土特产，比一般的农作物更能给农民带来较高的经济效益。于是，在街道办事处、村委会等的支持下，他几经努力，当年流转近50亩土地，实现了在自己家门口种植葡萄的梦想。

2014年，张化阁种的“硕士葡萄”第一次上市，就因为品质高而赢得了顾客的青睐。别人的葡萄每公斤几块钱，张化阁的葡萄一公斤最低30元、最高60元仍然供不应求。2015年，在矿建街道办事处的支持下，舞钢市为张化阁协调了50万元的免息贷款，张化阁瞄准自己的“硕士葡萄”品牌，带动周边更多的村民参与进来，让村民靠种植葡萄走上致富增收路。

“今年，8个品种的葡萄均进入了盛果期，产量达到5万斤不成问题，采摘期从7月中旬可持续到9月中旬。”张化阁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缘聚不散·葡萄让他难舍一份为民脱贫情

全国上下打响脱贫攻坚战以来，张化阁这位“职业农民”并没有忘记自己的社会职责和使命。“在我最困难的时候，社会培养了我、支持了我，我力所能及回报社会也是应该的。”张化阁说。

2014年，舞钢市实施新型职业农民培训行动，张化阁顺利通过省定点培训机构组织的考核认定，获得了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颁发的农产品经纪人资质证书，他成了一名真正意义上的“职业农民”。

媒体的宣传、社会的关注，再加上“硕士葡萄”的口碑相传，每天到张化阁这里“取经问道”的人络绎不绝。对此，他全都耐心细致地给予解答指导，“技术不是秘密，我也不能据为己有，无论是电话联系还是来园里咨询，只要是探讨葡萄栽培技术的，我都来者不拒、知无不言。”遇到带着生病的葡萄叶、果穗来咨询的，张化阁再忙都会放下手中的活儿，带上农药前去应急防治。5年间，张化阁陆续帮助舞钢市的十几位贫困农民以及周边县市的农民建起了葡萄园，并无偿为他们的日常种植提供技术指导。

2016年10月，为响应政府服务脱贫攻坚的号召，在忙碌经营的同时，张化阁主动报名成为该市科技部门组织的扶贫科技特派员。他先后被派驻到尹集镇谢古洞村、清凉寺村、姬庄村以及武功乡刁沟村等地，对贫困群众发展种植业实施科技帮扶。为尽心尽力履行好扶贫科技特派员这一神圣职责，张化阁认真地投身到科技扶贫工作中，尤其是在帮助贫困群众实施种植行业新品种引进、老品种改良、新技术指导及科技示范户培训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尹集镇姬庄村农民杨红霞在张化阁的指导下，先后种植葡萄15亩、核桃100多亩，逐步摆脱了贫困困境；武功乡刁沟村两户农民在张化阁的悉心指导下，大胆改良，新栽种桃树20亩，今年更是丰产丰收；帮助尹集镇清凉寺村龙田葡萄园制定病虫害防治方案，引进阳光玫瑰、南优1号无核化优质栽培技术，从冬季修剪到后期的每个生产环节都实地指导，并现场培训工人实施技术操作，使其逐渐成熟掌握了葡萄种植的科学技能……

一次次无偿的科技帮扶，换来的是贫困群众与张化阁浓浓的兄弟情谊。如今，无论是本地的偏远山区还是周边的县市等地，只要张化阁一进入所帮扶过的村子，主动和他寒暄打招呼的“亲人”总是应接不暇。“此时此刻，往往是我心里最为满足的时候。创业的路上尽管有太多不可言说的汗水、泪水，但是看着他们因种植葡萄而变得不再贫穷，一切的辛劳付出也都是值得的。”张化阁说。

朝着和贫困群众携手脱贫致富这一共同奋斗目标，张化阁靠着半生的葡萄情缘已经和贫困群众深深地凝聚在了一起……

一枚臂章

◎冯惠珍

清晨，迎着朝阳驾车上班，方向盘右侧置物处摆放的一枚臂章便映入我的眼帘。这枚墨绿色的臂章标注着“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字样，图案由两部分组成，上方为放大的红黄双色“八一”五星军徽，下方为缩小的铁锚、海浪。每每看见它，我都为之会心一笑、精神一振。

六月，一个炎热的周末，我接到了前往军供站进行相关配合任务的通知。急速抵达军供站后，我才得知，有一军职首长带队指挥的海军某部军列训练途经鹰城，做好全方位接待保障，当地政府和驻军部队责无旁贷，作为慰问组成员之一，能打前站、督供应我感到分外荣幸。

平顶山市军事供应管理站系市民政局二级单位，主要担负着部队作战、演习、训练、调防、施工、抢险救灾以及支前民工等输送途中的军用饮食供应任务。市军供站自1969年建站至今，先后历经了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1998年长江抗洪、2008年

汶川抗震等应对战争和自然灾害的大批次、持续性保障任务的考验，完成了几十万人次的保障任务。

因工作关系，之前我曾到军供站调研过，观摩过这个团队接受任务后紧张繁忙的供应场景。部队官兵来自五湖四海，饮食习惯不同、喜好各异，来去没有确定时间，餐饮不仅要保持二十四小时“备战”状态，饭菜还要营养搭配，色香味俱全。

这次通过的军列，停靠车站后官兵们不下车、不出站，几百份晚餐要由军供站分类装入饭盒，送到站台。时间紧、天气热、任务重，军供站全体总动员，站长身先士卒亲扎上围裙，在厨房一展刀工，我也加入到盛饭、装饭的“流水线”。当我们保质保量完成任务，将可口饭菜、鲜美瓜果、特色小吃等送到站台，迎着徐徐开进站的列车，透过车窗看见战士们列队致军礼的一刹那，我觉得军供人所有的辛苦和付出都值得了。

在军列停靠的一小时里，我跟随慰问组领导进入车厢与战士们握手致意，与带队的首长亲切交流，表达党和政府拥军支前的深情厚谊，当从熟悉的口音中听出军首是河南老乡时，感觉更加亲切了。

在等待军列官兵就餐的间隙，我结识了一位信阳籍团级干部。他对我说，他是一名毕业于军队院校的70后军官，每一次执行任务路过河南都“望乡生情”，今天得到这么细致入微、服务周到的保障让他再次感受到家乡父老乡亲的淳朴和热情，感受到鹰城人民的拥军美誉名副其实。交谈中我得知有一列车厢为女兵，就向军首长提出想与女兵合影。首长爽快答应，一声口令，七位女兵依次跳下车，她们个个齐耳短发、肤色黝黑，当得知她们平均年龄不足二十岁，精通擒拿格斗、武艺高强时，在场的人都对英姿飒爽的女战士们肃然起敬。

启程的鸣笛声响起，双方依依

不舍互致感谢和祝福，嘱托的话儿似乎还有千言万语。临登车门前，年轻的军官忽然摘下他迷彩服上的臂章，一边递给我一边说：“大姐，我已经三年没回过信阳老家，没见到我的姐姐了，这枚臂章送给你留作纪念，就当是见到了我的亲姐姐……”军列徐徐离站，挥手道别，握着带有体温的臂章，透过车窗再望车厢内列队敬军礼的官兵，我的眼窝湿润了。返程中，我聆听随行的军供站长告诉我，赠送臂章，是军人对他认为至亲的人最高的礼遇！

之后，我把这枚臂章小心清洗后，放在车内陪伴我早出晚归。当为了处理繁重而艰巨的工作任务连续几天加班加点、不得不深夜行驶在寂静的路途，当抱怨、胆怯、气馁干扰我的情绪时，只要望一眼这枚臂章，想到它曾伴随年轻的军官守护边防、保卫祖国的万里海疆，我浑身充满勇气和力量！

父亲那年去参军

◎孙文

听奶奶讲，我的父亲出生40多天，爷爷就去世了，是奶奶含辛茹苦把三个姑姑和父亲拉扯长大。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父亲作为家里唯一的男子汉，为了早日撑起这个家，下学之后跟着村里的乐队学会了吹唢呐。听奶奶说，当时父亲的大滴（一种乐器名）吹得很好，在方圆几里还小有名气。

父亲从小就在党的关爱下成长，1968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青团。当时我们村属于襄城县跃进公社，公社有个武装部长叫杨天修，军人转业，他在驻村工作中了解到父亲的情况后，就把父亲抽调到了公社宣传队，父亲每天和公社的人去各村搞革命宣传。杨部长经常给父亲讲一些革命故事和军队生活，父亲对军队这个熔炉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时刻梦想着成为一名军人，报效祖国。杨天修也对父亲寄予厚望。

从我村到公社有近4公里的路程，父亲为了缩短路程赶时间，就

抄近路走，途中经过村子南边一个叫关帝庙的地方，由于风雪交加，看不清前面的路，父亲走着走着突然一脚下去，整个人就掉到了一口深井里，水没过了胸口，父亲拼命挣扎，始终出不来。雨雪夜，寒风呼啸，伸手不见五指，也没有任何人可以求助。父亲用尽所有的力气，抓住了井口的一棵长藤，又用力踩住井筒边缘的砖缝，就这样，一下、两下……父亲终于爬出了深井。趴在井口大口喘喘粗气，父亲站起来回望了一下村子，朝我们家的方向看了一眼，又毅然朝公社方向走去。

到公社后，征兵的人告诉父亲，由于天气不好，所有参军的人都到县武装部去集合了。父亲二话没说，就朝十几公里外的县城跑去。雨雪落在身上，父亲浑身湿透了。心中参军的梦想就像一团火，驱散了黑夜，驱散了寒冷，让父亲信念坚定

地前行。凌晨，凭着记忆，父亲找到了杨天修部长的家。看着冻成冰骨头的孩子，杨部长深受感动，顾不得多说，他带着父亲敲开了县武装部征兵办公室的大门，又连夜见到了来带兵的部队负责人。父亲的诚意感动了在场的人，他们终于答应破格让父亲去参军了。

就这样，父亲连夜换上了崭新的军装，在黎明前和所有的人一起坐车来到了许昌地区火车站，于1969年2月16日披红戴花奔赴军营，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8军113师防化连的一名战士，实现了自己的军人梦！

就这样，父亲连夜换上了崭新的军装，在黎明前和所有的人一起坐车来到了许昌地区火车站，于1969年2月16日披红戴花奔赴军营，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8军113师防化连的一名战士，实现了自己的军人梦！

就这样，父亲连夜换上了崭新的军装，在黎明前和所有的人一起坐车来到了许昌地区火车站，于1969年2月16日披红戴花奔赴军营，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8军113师防化连的一名战士，实现了自己的军人梦！

就这样，父亲连夜换上了崭新的军装，在黎明前和所有的人一起坐车来到了许昌地区火车站，于1969年2月16日披红戴花奔赴军营，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8军113师防化连的一名战士，实现了自己的军人梦！